

林海音

剪影話文壇

臺靜農題



純文學



剪影文壇

林海音

純文學叢書
129

純文學叢書129

剪影話文壇

定價150元

著 者：林 海 音
出版者：夏 林 含 英
發行者：純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三段三十號
電 話：3016464・3030161
郵撥帳號：0005333-1
排版者：中寶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四一巷十一弄六號
印刷者：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四二一號
裝訂者：三 文 裝 訂 廠
臺北市德昌街十巷十號
中華民國73年8月初版首次印刷
中華民國73年12月初版第2次印刷
新聞局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七號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本社調換・

書前的話

林海音

「剪影話文壇」就要出版了，有些話還要向讀者嘮叨一番。

書中文章都曾在聯合報發表，只有「一旦停車記阿勳」刊於七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鐵和血和淚鑄成的吳濁流」是六十六年為「吳濁流作品集」所寫的紀念文，「薑是老的辣」寫成後，因故未能在「報上見」，現在讓它在「書上見」。

報上刊出各文的時間是自民國七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起，每星期五和讀者見面，到同年底止。「美西行追記」則是七十三年一月的事，所以除最後一篇外，在文中如見「去年」字樣，都是指在七十一年。

寫作期間，有三位親人和文友去世。一是先母林黃愛珍女士，逝世於七十二年七月十四日，所以文中先稱「家母」，後稱「先母」。另二位是吳魯芹先生和余阿勳先生。本來要活生生的寫他們的，沒想到完稿後竟成了追悼文。

我寫了上百人，但是看看預列的名單，竟還有五十位以上沒寫，這是因為七十二年九月到十月因出國停筆，回來後卻又寫了一陣在國外會晤新舊文友的情形，這樣一來，就把原定計畫就擱下來，到了年底的預定結束期，就不得不向讀者及文友告罪。那時曾說，等準備出書時一一補寫。但是這個預定現在也難實現，因為稿子是逼出來的，我做了多年編輯，知道怎麼逼人，現在我沒人逼，文章自然寫不出來。只有冀望於將來再有被動的情勢發生，當可完成全部構想了。

我把該寫而未寫的人和事，略舉一些。人的方面，已故的如李曼瑰、司馬桑敦、言曦、朱橋、陳克環、吉錚、雷震……諸位。雷震先生是「自由中國」的創辦人，我來臺後最先投稿的雜誌就是「自由中國」。該刊文藝版主編是聶華苓，因此和雷先生及夫人宋英女士得以結識。雷先生出「關」後不久，正趕上也曾是「自由中國」作者孟瑤為崇她社演唱「四郎探母」，雷先生來信要我代買門券，後來孟瑤送給他，於是高大光頭的雷先生第一次出現在公眾場合，頗為引人注目。此外已故的臺籍作家張深切、張我軍、鍾理和、吳瀛濤、葉榮鐘諸位，也是我預備寫的，因為他們對臺灣的新文學有很大的貢獻。

其他未寫的，首先要提的是臺靜農先生，臺先生一開始就為「剪影話文壇」題簽，後來寫黎烈文又向他尋求資料。想着應專寫臺先生一篇，竟因沒得再跟他聊一次，就蹉跎就擱了。再有如：童真、胡品清、夏菁、李敖、楊蔚、丁樹南、侯榕生、邵儻、葉曼、高陽、於梨華、黎中天、

王文興、曉風、蔣芸、葉石濤、陳火泉、文心、李喬、廖清秀、楊牧、季季、黃娟……呀呀，不勝枚舉啦！搜集資料，查證事實，相當麻煩，需要破出工夫慢慢兒來呢！

在文事方面，我想追述第一次跟文藝界訪問金門和東引，及作家應邀訪遊太平山等活動。又如「文學雜誌」創刊後，每月在創辦人之一的劉守宜家有個「春臺小集」，出席人員包括吳魯芹、夏濟安、夏道平、周棄子、彭歌、郭嗣汾、何凡、孟瑤、琦君、聶華苓等人，也是臺灣文藝界值得懷念的文藝生活。

我寫本書的重要動機之一是平日愛拍攝及保存照片，因睹人而成文，沒想到刊載期間引起讀者那麼大興趣，有些讀者並以「圖文並茂」來誇獎。文友們更熱心，給我建議、訂正錯誤，並代為查證和補充資料，使我那每篇千把字的小文，益為增色了。如齊邦媛便很鄭重的建議，雖是信手拈來之作，也應提供人或事的較翔實的資料。紀剛忙中給我設法找到已故李春陽的資料。我把紀弦兩本書名寫錯，張拓蕪、沙牧及一位讀者立刻寫信來改正。為找劉非烈之影及身世，崔小萍、朱白水及不識讀者都提供我資料。為此，我在出書前，將作者的出生年及本名補足，以增讀者的了解。又，在報上刊載時，因為時間匆忙和篇幅有限，每篇只附一張照片，難免有意猶未足之感。編輯本書時，我又在數十本照片簿中，每篇多選出一張有關的，或時間不同的照片補足。例如張秀亞原刊一張她是小女生時去找凌叔華的照片，這次則加入一幅前幾年凌叔華來臺，她們的

合照，前後比照，相差五十年啦！今昔情勢不同，看起來就趣味盎然了。又如十幾年前我給「二弦」紀弦、痲弦拍的照片，這次加入我今年赴美又給他倆拍的。尋求和安排這些照片，也煞費苦心哪！

我寫「剪影」文壇諸君子，並無先後、輕重、親疏之別，只是誰的資料全就先下筆，有時寫了一半，資料跟不上，只好停筆換將，因為那時每週定時交稿，比賭債還難拖賴，所以是不暇考慮先後的。相信各位文友會諒解這一點。

我已寫的、尚未寫的人和事，無論他們或她們現在在那兒；也無論星移物轉，三十多年來，人間的變化如何，提筆爲文時，都會讓我有無限的憶念。

「剪影」工作告一段落，因述經營此書經過，就教於文壇諸君子。

七十三年七月底

剪影話文壇

目錄

書前的話

—

剪影話文壇

從何說起	從一張書桌說起	初識鄉土文學	一一
文藝鬥士張道藩			一一
女兵在舊金山			一三
當年一「抗議」			一六
林語堂著作等身			一九
五十兩黃金·一塊破抹布			二二
湘女爲何多情			二六
沒有散文的日子			二九
「凌迷」			三二
婆婆一嫗扮四郎			三五
徐訐「筆端」下			三八
從頭談起			四三
寫「家」的大男人			四七
一生兒愛好是自然			五〇
默默的，燃燒着的灰燼			五三
兩隻翠鳥			五六
孤獨的旅人，並不寂寞			五九

女子弄文誠可喜

沒有組織的組織

筆的兩端

「聊大天兒」

撈魚的日子

缺少一本文藝辭典

太行山上一男孩兒

從新潮到古董

小說家應有廣大的同情

鐵和血和淚鑄成的吳濁流

遲開的全運會

「清湯掛麵」一女生

三十年有成

吹斷「喇叭手」

觀音亭的來信

諺語之夜

酒會已散

詩的婚禮，詩的歲月

二弦

「居於良知，忠於性靈」

三鄭一林

一捲送不出的錄影帶

宜蘭街上一少年

「不要緊吧！」

一天二十七小時

「筆」和「路」

窮半生得一作

拉雜寫朱家

打個岔

我不是「二毛子」！

形象

一生勞績在翻譯

認真的，誠懇的

薑是老的辣

說不盡

「一旦停車」記阿勳

美西行追記

一五二
一五六
一六〇
一八七
一九〇
一九三
一九七
二〇〇
二〇三
二四六
二五〇

附錄：

懷念老編

二六六

熱愛寫作與編輯的林海音（隱地）

我滿懷由衷的感激（黃春明）

君子三變（鍾鐵民）

我無限的尊敬的感情（楊蔚）

滋潤多少文壇新秀種子（鄭清文）

輕言（七等生）

那段日子（馬各）

令人懷念的歲月（鍾肇政）

作家資料・索引

二七七

二七五

二七四

二七四

二七三

二七三

二七一

二六九

二六六

剪影話文壇

從何說起

聯合報的三十周年紀念，應邀寫「流水十年間」一文，當時曾選附三十幾幀有關的照片，但在該文連載五天的期間內，因為篇幅的關係，每天只能選刊一幅。過後編輯先生告訴我，讀者對我的文壇影集倒非常感興趣，問我是否有意思另起爐灶，索性擴大範圍，寫個附圖的三十年文壇回顧什麼的系列小品好不好？因為文友都知道，我手邊的數十冊照片中，泰半以上是和文壇、文友有關的。

我倒也早有此意，因為自己從事寫作不止三十年，就打從三十七年底返臺算起，也有三十五年了。這幾十年，沒有離開過寫作、編輯、出版的崗位，因為工作的關係，不免「交遊廣闊」，同時又喜愛收集照片，而若干年來，自己也愛拍拍照，我的照片簿就幾乎成了資料庫。每次因為找什麼資料，翻騰這幾十本照片簿時，常使我走入時光隧道，把真要找的忘在一邊，卻因為看到某些照片，記憶拉回到二十年、三十年前去，聯想到那時期的許多往事，半夜了，還徘徊在滿地鋪陳的照片堆中。

我答應了這個新的邀約，和主編先生幾經商量這個專欄的命名，和怎樣的寫法，我的意思是——這只是一個我個人藝文壇上交遊的剪影紀錄，僅就我所收藏的，有影才寫，無影不錄。是以「影」爲主了；內容呢，只要千把字即可，無關乎影中人的作品評介、生平履歷等，只是一篇篇的看圖小品。更重要的一點是，無論我寫什麼人，不管他們如今做什麼，請讓我隨心所欲而寫，因爲這不是文藝論評，是散文嘛！

這樣敲定了，卻又半年多過去。我一方面着手整理照片，也不斷的思索，要從何說起？凡事開頭不易呀！一個月前，跟臺靜農先生通電話，求他賜墨寶，給這專欄題個字，並且請教他，這樣寫法的專欄，是否還有些意義。因爲他曾對我兩本各附有數十幀圖片的「作客美國」和「芸窗夜讀」，頗爲欣賞，因此他在電話中很高興的說：「這也是一種文獻嘛！」並且很快的把題簽寄來。

從一張書桌說起

就算是主編先生給我充分的自由，讓我想到那兒，寫到那兒，總還該有個開頭兒。想了想，就先從我自己寫起吧——寫我從民國三十七年底自基隆上岸起；寫我從一個寫作的的朋友都不認識起；寫我從一安頓好簡單的家就出去買報看起；寫我從堂兄阿烈哥那兒弄來一張小小的舊書桌起

臺靜農教授很高興的說：「這也是一種文獻嘛！」



……：怎樣的日漸一日，伏案握筆的工作，成了我終身的愛好和職業，廣交了這麼多藝文壇上的朋友，而今日，竟到了該寫點兒回憶什麼的日子，三十五個年頭兒過去了！

從基隆上岸到臺北，是先住在東門町的二妹家。他摺下簡單的行李，就南北奔波的去找工作；左營有他北平師大附中的老同學賓果先生，很熱心的爲他張羅，結果還是因爲洪炎秋先生的關係（賓、洪兩位都過世了），一腳踏進了國語推行委員會的國語日報。臺灣國語界工作者有句幽默話：「ㄅㄆㄇㄏ，得吃得喝」，所以他工作至今。

三十八年初，我們就搬到重慶南路三段的宿舍來住，十八坪不大，祇有一頂日本「皇軍」色的大蚊帳，一張矮桌，也就勉強可以應付我們一家人二十四小時的生活所需了。三個孩子——八歲的，四歲的，兩歲的——就每天在這十八蓆上翻來滾去。楊楊米的房子，日子倒也好混！

我呢，走出了木板牆的家門。那時的重慶南路二段和三段間，還隔着一些彎彎曲曲的巷弄，我就在這些巷弄中繞來繞去，認識環境嘛！忽然發現了一間矮屋，是公論報的分銷處之類的地方，高興極了，趕緊買了一份報回家，先看副刊，副刊的內容很合我的胃口，於是每天都要到那不知名的巷子去買一份公論報，終於興起了「投稿」的老毛病。稿子很快的刊出了，都是些讀書雜記。「飄」的作者死了，我就寫了「文星殞落桃樹街」；讀了果戈里的「死靈魂」，我就寫了「向乞乞科夫學習」。我在臺灣的投稿生涯是從公論報起的呢！

在這張破書桌前工作了二十年，夏天腳下是一盤蚊香，冬天腿上是一條毯。



三個孩子——八歲的，四歲的，兩歲的——就每天在十八席上翻來滾去。



爲了寫作，我們實在缺少了一張書桌。那張矮桌雖可席地伏案，但我們畢竟不是日本的夏目漱石、谷崎潤一郎，盤腿跪坐，來不贏！阿烈哥知道了，他日據時代在放送局，即光復後的中廣公司工作，住在長安西路的宿舍裏，就要提前退休了，把一張小小的舊書桌送給了我。沒想這張書桌，我使用了差不多二十年，趴在上面寫了千千萬萬的字，後來桌面乾了、翹了，木板生蟲了，碎屑常一堆堆灑落在榻榻米上，我掃巴掃巴還是一樣的使用。它曾放在臥室的窗前，更久是放在走廊的盡頭。走廊頭上也有一扇窗，我白天在那裏寫作，有窗明几淨的感覺；晚上嘛，夏天腳下是一盤蚊香，冬天膝頭是一張毛毯。請看我在這張破書桌前的照片，倒也頗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心情呢！

初識鄉土文學

三十八年起，我寫了許多臺灣民俗鄉土的小文，刊在國語日報和民族報上。寫這些小稿的時候，心情十分愉快，因爲臺灣雖爲我的第一故鄉，卻因自小離開，是在北平那個地方成長的。所以回來後，要處處熟習家鄉的一切，遇到有關民俗鄉土的文章，總要仔細研讀。當時閱讀書籍有做筆記的習慣，這恐怕就是家中無書（回臺灣的行篋中只有一本英漢字典），讀物都是借來或到圖書館閱讀的緣故。無論聽來的或看來的，都會消化一番寫出來。

那時常借書或看書的地方有兩處，一處是國語推行委員會有些存書，很多有關新文藝的，大陸出版的劇本就看了不少；這些書籍好像是由方師鐸、張敏言夫婦管理。另一處是新公園省博物館的圖書室，那是一處公開閱覽的好地方，存書大都是日文的。我幾乎每天下午到那兒去看書，帶着一本筆記簿，隨手摘錄些書的內容、目錄、要點、讀後感等等。兩本自三十八年九月所記的筆記本，還存留至今，偶爾翻閱，看看自己當年閱讀的痕跡，倒也有趣。日文的「民俗臺灣」月刊，是研究臺灣民俗的一份最好的雜誌，我因只能閱讀，不能借出，所以竟然連每期的細目都抄錄下來，自第二卷下半期（民國三十一年七月起）到第三卷全年。雖是日文，並不太難懂，撰稿的中日作者都有，像日本有名的民俗家池田敏雄、國分直一、立石鐵臣等，中國作家則有楊雲萍、廖漢臣、郭水潭、吳槐、黃啓瑞、吳尊賢、朱鋒、蘇維熊等，真是謝謝他們，把臺灣民俗點點滴滴的以文字保留下來。

寫到這兒，不免回憶起當時在省博物館閱讀的情況，我曾在一篇題名「生氣的臉」的小文，寫道：

……前些時常到某圖書館去借書。這個圖書館樣樣都好，只是管理雜誌的部分，卻擺了一位「晚娘」在那兒，你向她要雜誌的時候，她慢吞吞的站起來去拿。拿過來不親手遞給你